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二)

張伯行撰

正誼堂文集卷之七

序一

立德部總序

古稱不朽者三。首曰立德。而功與言次之。蓋人自形生神發以來。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吾心之明德具焉。第氣不能無拘。物不能無蔽。由是格物窮理。返躬實踐。其德乃全於我而無所虧。是德也。先乎天地而存。不與形氣俱盡。嗚呼至矣。弗可及已。以予觀洙、泗間。吾夫子以盛德之至。集羣聖之大成。一時親炙若顏、曾。私淑若思、孟。均所稱見而知之者也。自漢迄唐。其間非無一二厚自濯磨。擔當世道之士。而不醇不備。識者不無遺憾。宋興。而濂溪周子出。發太極之奧。得不傳之緒於遺文。嗣是而伯子、叔子、橫渠、力肩斯道。開明絕學。至朱子而復集其大成。是數君子之立德。幾與孔、孟、並。外此而程氏之門。若龜山、和靖、上蔡、再傳、三傳。而有豫章、延平。與朱子相師友者。若張南軒、黃勉齋、陳克齋。皆直接程、朱之統。而元之許明之薛、胡聞風繼起。皆踐履篤實。而醇乎其醇。其於立德之科。均可以不愧者也。予因裒集前後諸刻。凡數十家。分立德、立功、立言、並氣節、爲四部。茲部彙編立德。以五君子立之宗。其他皆可從此統焉。雖然。德非諸君子所獨有也。諸君子能與日月爭光。後之人豈宜與草木同腐。誠能不自廢棄。謂

聖人可學而至。將見德自我立。而充實光輝。煒燁天壤。與諸君子後先接迹矣。昔敬軒少時。聞其父稱某某爲大儒。即識之於心。謂彼亦人耳。以人學人。必無不可至之理。故卒能刻勵樹立。而河津之德。與濂、洛、關、閩俱傳。後之讀是編者。亦可奮然興起也夫。

立功部總序

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是故溫恭允塞。而百揆敍焉。四門賓焉。祗台德先。而九山刊焉。三壤則焉。此古之人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也。今乃欲歧德與功而二之。得毋與古之體立用行者相繇遠甚乎。然朱子嘗謂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由是觀之。三代而下。道德事功。亦有未可強齊者矣。然閒氣所鍾。未嘗代無其人。歷觀史册。於漢得諸葛武侯。於唐得陸宣公。於宋得韓魏公、范文正公、及司馬溫公之數君子者。宰世馭物。取諸其懷而裕如。彼於本原之地。豈漫無蘊蓄而能然哉。武侯教子書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朱子稱爲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宣公奏議剴切。凡所論諫。無非仁義微旨。魏公之言曰。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此其醞釀深厚可知矣。文正公本先憂後樂之心。以天下爲己任。迹其讀書長白山、及處南都學舍。日惟晝粥斷齏。未嘗一解衣就枕。其成就於動心忍性者爲何如。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田夫、野老、婦人、孺子、無不知有司馬公實者。嗚呼。武侯未能滅魏興漢。宣公則見逐於裴延齡、韓、范、與溫公雖嘗見用。而未罄其學。而後世望之如泰山北斗者。爲其心純學正。非

後世苟且功名、隨運會爲轉移者、所可企也。數君子之功業。卽數君子之文章。豈如文藝之士。審節顧步。以求筆墨之必工哉。然文之傳以其人。故數君子雖片紙隻字。皆當愛惜。爰編立功部於立德之次。取其遺文之未泯者。彙訂成集。而敍其意以弁諸簡端云。

立言部總序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夫六經、四書。德盛之言也。繼此而先儒遺書猶庶幾焉。所謂文盛言亦傳者。意惟唐、宋八家其人乎。溯自孔門設教。分爲四科。羣弟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後世源遠而流益分。豪傑之士期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趨每下。而文章一道。亦可以觀世變矣。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秦亦有文。但可略耳。漢之文。賈誼、董仲舒、劉向、爲盛。東漢之文弱。三國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雜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焉。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爲大家之文。儻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爲難。其得稱爲大家者尤難。巧言麗詞、以爲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爲奥者。非大家也。取青配白、駢四儷六、以爲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爲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俊偉。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

也本道而發爲文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在讀者明以辨之而已余選是集不特以資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即於此乎在學者誠能沿流以溯源究觀古聖賢之所以立言者則六經四子而下程朱之書具在有非唐宋文人之所能及者矣

氣節部總序

綱常名教之重所藉以長昭於天下者賴有人焉負荷於其間不肯少有紓回諉諸時數以伸兩間之正氣以維千古之大防嘻嘻亦難矣哉予讀史册閱人雖多而其卓卓表見者亦約略可指數士君子生當太平之世明良一德師濟同心抒其生平之素學以利濟生民此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否則有其學無其時退而紹先聖之道倡明絕業著書立說藏諸名山以傳其人是窮達皆有所表見而無曠於天職之所當爲者乃有時值其變事處其難或際陽運將終或當讒小交搆一木之微不足以支欲傾之廈寸心之赤難達乎莫回之天而能百折不回赴湯蹈火絕祀覆宗坦然不顧當是時也天地爲之晝晦日月爲之失明山川爲之震動即至千百世後考其軼事猶令人感慨欷歔潸然出涕忠義之氣不自知其何以生者其關繫於世道人心非淺鮮矣迹其所爲不可謂獨善兼善二者皆失予每欲求其遺書裒而輯之以爲觀摩之助而人文俱喪不獲多見幸於宋得二人焉曰文文山謝疊山於明得三人焉曰方正學楊椒山楊應山在諸君子忠肝義膽天日長懸其不朽自不藉此文詞之末而文詞亦精氣之所發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嗚呼古今來文人學士其隨俗披靡無所樹立者何可勝數甚或回面易心靦顏人世其文縱

極雕龍繡虎徒以供人指摘唾罵以視諸君子之流芳百世者其得失之相去爲何如也諸君子清魂未應無展卷讀其文恍兮惚兮若將遇之

楊椒山文集序

閒嘗讀勝國遺書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公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閒所遇亦何隆也而射洪、斛山、椒山三楊公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所遭又何蹇也然前三楊皆遜國舊臣雖勳業炳如而氣節究竟有虧孰若後三君子當闒茸誤國朝士鼠竄獨能出死力以排之雖百折終不自屈至今歷二百餘年懍懍然猶有生氣予撫閩三載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凡先賢之書皆次第付諸剞劂既又以氣節者天地之正氣與日月爭光山河同壽宜並爲表章既梓文山、疊山正學諸集繼覽椒山公奏疏見夫忠藎鬱於中節概見乎外其擊奸如雷霆破物以作士子之氣莫銳於斯故復梓之不敢或略當公之諫馬市也亦既廷杖矣遠謫矣鯁直之氣謂宜少挫乃甫起官行至淮上即辭妻子以死自誓是公於分宜不可一日共朝廷寧言不從而疏必不可緩寧身可殺而心必不可轉夫執得而遏抑之哉公較射洪、斛山二公得禍尤慘至今匹夫孺子言者變色聞者刺心公上宰執書曰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生前之榮辱有死後之褒貶其志向已定於平日故視刀鋸、斧鉞若履坦途然而過矣公嘗登泰山仰觀天體之無極而悟學無止法惜其功力未及施僅以節義著耳吁永樂殺方公讀書種子猶在椒山今又殺之讀書種子絕矣覽公遺文每流連於懷不能自置云

楊大洪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擊逆璫於後，而皆死於巨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浩氣磅礴，踔厲千古，當主少危疑，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弗顧，方是時，公一諫垣職耳，諸大臣所欲言而未敢言者，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敢行者，輒果決行之，其明目張膽，煌煌大節，誰不耳而目之哉！及國事既定，謗議紛起，竟以此犯宵小之忌，公亦不自安，乞身引去，無何，詔起田閒，旋司風憲，而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勢可燎原，時事已不可爲，公之聲罪致討也，惟賴祖宗之靈，冀得當萬一，早已付生死於度外，其奏疏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白日冥冥，於我何有，非大義充於身，能如是乎，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敕書，或爲生祠碑版像贊榜額，以嚮取富貴，而身既誅殛，後世猶咀罵不已，作小人亦何利於己耶，嗚呼，天地長存，人心不死，尚其讀公文而躍然興起也哉，朱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吾輩刻氣節部，以公爲殿，大旨亦不外朱子所云。

名儒粹語總序

道行於上爲帝王、爲師相，道明於下爲儒，儒而聖、儒而賢、儒而士，皆儒也。自世教日衰，儒風益替，言學不以道爲志，言人不以聖爲志，故程子謂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

朱子亦謂涉獵記誦者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者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噫嘻。彼固儼然儒矣。而以質諸程、朱、薛、胡之所謂儒。則相去遠矣。吾觀有宋以來。名儒蔚起。往往發明聖蘊。語極粹精。亦何嘗有高遠難行者。不過在身心性情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以至威儀、動作、出處、去就、辭受、取與。開盡之。學者苟問塗於已經。則千支百派。皆有一路可通。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綿綿延延。以迄今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繩墨具在。轂率依然。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已。學者同具此理。而不知求之。日敝敝焉。爲其所不當爲。至於老死而莫悟。如迷失道路之人。東奔西馳。終無歸家之期。良可歎也。夫先儒之書。錯出互見。不可勝紀。若語類記錄。尤爲身心性命切要之言。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學者審端用力之地。無有過於斯者。果能深求先儒所以垂世立教之旨。優游厭飫。循循乎、敬義夾持。知行並進。由下學而上達。則其所造有不可涯量者矣。即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而希聖不至。猶可以爲賢。今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以求方便之門。往往流入於異學。稽其弊。較俗學爲害更深。讀是集。亦可憬然悟。翻然改。以求無負乎儒者之名也夫。

二程粹言序

二程粹言者。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詞。而門人記之者也。髣髴乎語、孟。貫串乎六經。包括乎百家諸子。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大道之所以流行。彝論之所以罔斁。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莫不具於斯。其爲詞易簡。其爲理廣大精微。所謂至醇至粹而不可易者也。龜山先生自

洛歸閩。爰採擇而編次之。以傳於後。學者得此而拳拳服膺焉。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夫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讀書取科第焉足矣。問其人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事。則曰。我不知也。掇拾伊吾於燈窗之前。以博一日之徼幸。輒詡詡自以爲榮。及其服官臨政。皆茫然失措。民有隱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燭。甚者恣睢暴戾。以肥身家。使天下謂儒生爲無用。噫。可歎也。夫體用一貫。聖賢之學也。無體何以有用。惟見理不明。故處事多謬。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學者立志。當以聖賢自期。本聖賢之學。以消其固陋。發之爲經濟。見之爲事業。其於用也。寧有窮乎。粹言共十篇。一曰論道。二曰論學。三曰論書。四曰論政。五曰論事。六曰天地。七曰聖賢。八曰君臣。九曰心性。十曰人物。上下古今。瞭如指掌。內聖外王。體用兼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寄於是矣。卽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夫何愧焉。予故梓而序之。以俟後之學者。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之學。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居敬窮理爲要。其措之事業。莫非本平日讀書自得者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患難生死而不失其常。爲人優游平中。初不矯激立異。而鳳翔千仞。固已淩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皆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以及雷露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無不窮究。語雖千條萬緒。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居敬窮理。以自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斯錄可也。夫人工詞章以弋

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涉。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反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卽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幾何不以古聖賢之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更有陽儒陰墨。徜徉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則汗牛充棟。率爲厲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爲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剿襲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胡敬齋居業錄序

居業錄者。胡敬齋先生紀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朱、程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卽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卽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間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所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劄。謂周官爲必可復。此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者比哉。閒嘗尋繹其書。想見其人。蓋大資端慤。存養深邃。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其從入之途。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主敬之教。其學同也。所異者。敬軒在朝。雖道不大行。而

風采發越表著於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者然學同豈以出處異哉先生以一介士從祀孔廟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貧賤必彰學者讀先生遺書亦可奮然而興矣

名儒文集二刻序

聖賢道德之事固不在有文無文又何在文字之多寡第使羲文周孔未有卦畫爻象之文堯舜禹湯不垂典謨訓誓之文正恐後之學者欲立志爲聖賢而悵悵然莫知所之雖忠信原慤具天資之美亦終其身不爲非義之事而已究之於道概乎無聞也然則文辭亦何可少哉今人之爲學其易於古亦宜矣上古之文渾而樸中古之文旨而奥輓近之文博辨而詳明秦漢之世無論也由宋以來名賢輩出繼繼繩繩以闡發聖學者殊足撒後人之蒙蔀導於光明正大之域猶輪轅飾而人庸之匪是無以載無以行也余研磨於斯文已久茲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凡爲集二十有一家繼此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當爲補之願有志之士藉是爲父兄之臨師保之督篤其實而適於用則輪轅之飾非爲虛車而於身有益於世有濟也夫

石徂徠文集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身欲爲千古擔當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弗振者朱子云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

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靠得。善哉斯言。吾於石徂徠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掇拾藻麗。絕未知有所爲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已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既而稍得一官。使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攖奸人之鋒。濱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嗟乎。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並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則已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直。懍懍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奮然而興矣。

黃勉齋文集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爲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生則具體而微者也。先生志堅思苦。文公早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先生嘗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無

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誨學人又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厲與教人者確乎其至實懍乎其至嚴見道明而守道篤如此眞可謂不負師傳者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貽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較程子於龜山和靖等其倚賴有倍重者也先生政事亦絕人使得究其設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而當事者忌而擠之先生遂無復用世意退居田里編禮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推衍文公之道以傳諸奕世其功不亦大乎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彙而刻之其義理精深未易窺測文章亦宏達與文公氣象不異學者讀其書亦可知所師承矣

羅整庵存稿序

羅整庵先生存稿若干卷自題其首曰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晚年成說者指困知記也又云或不免爲詞章亦當取法於古之作者無事浮誇以踵余愧則此稿之傳亦必擇而後取當而後存可知矣或者不求先生晚年之說見其文簡潔高嚴凌厲排宕以爲古稱能文章者不是過是先生第因文字之美以傳豈不誣耶吾嘗謂先生之文可以正人心扶世教者有二顯官要職人所共羨先生於宗伯之命則疏辭於冢宰之命又疏辭其難進易退之節並時者孰能及之至其衞道之嚴於王伯安湛元明辭而闢之皆一無所假借然學術之眞僞於湛闢之易於王闢之難最後戊子冬與伯安一書辨致知格物之功甚悉欲寄去而伯安已下世吁生不隔代講論紛如莫能歸於一是此先生

之所深痛也。然而世有知者。其得失自明。先生之文。有功於人心世教。如是斷無湮沒不傳之理。然流播不廣。使後世不得盡讀其書。則予心有歉然不安者。因出篋中所藏。舉其精要者授之梓。學者誠能讀困知記而兼及於此。用以堅其氣節。一其學守。則先生之澤寧有艾哉。

陳布衣文集序

或問余曰。陳市衣先生之書多言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異端之教也。先生以之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可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乃曰。卽心卽佛。是釋氏徒事於心。何嘗知學。吾儒之用功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堯舜以訖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訖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先生之言心。不過謂其活變出入無時。非主敬無以操持之也。可與異端之虛無寂滅同日語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嘻盡之矣。吾子取其書熟復之。所疑自渙然冰釋矣。又問曰。先生之學誠如所言。然世無有訾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訾心學者。訾爲異端之學也。若以訾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則訾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訾之。訾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

德性之云而訾之也。且將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爲本心之學。可乎、不可乎。或退因次第其語。以序先生遺文。而授之梓。

陸稼書文集序

學至於朱子。洙泗伊洛之傳。渙然如日中天。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即有二三名儒。以衞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清。終不能撤其蒙蔀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既盛。理學輩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躐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貽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埽迷空之大霧。還白日於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至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忠藎見孚於當宁。優游恬退。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起敬。讀其書。恍然如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自得其心之所同然。皆其學之由體以達用者也。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可覩。陳世務則經緯井然可行。他如雜記、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而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

書刻於鼇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又選而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即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八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名臣言行錄。晦翁朱子所纂輯。以紀本朝名臣言行之迹也。舊分前後二集若干卷。其後李幼武氏。又自靖康建炎。下及南宋纂而錄之。分續、別、外集各若干卷。並傳於世。予讀之有年。因其卷帙分散無統。於是約而合爲一集。起於趙忠獻王普。訖於王文憲公柏。合一百五十三人。而宋三百年人物大略具是矣。既而又纂錄元一代名臣。起於木忠武王華黎。訖於杜處士瑛。合一百六人。又纂錄明一代名臣。起於徐武寧王達。訖於劉新樂侯文炳。合二百八十人。兩朝四百餘年人物又大略具是矣。原朱子之爲是書。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續其書者。夫何容易。然亦隨其見聞所及。以加蒐討採擇之功。使後之君子得其梗概。以折衷於其間。固不嫌於奔鄙疏略。而自退託於無能也。夫天理民彝之具於人心者。固亙古亙今不可泯滅。而世運有汙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則不能不因時而異。惟取其善者以爲法。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乎道者。孰不爲吾多識之資。況自宋以來。歷八百餘年。名臣輩出。其間爲德量。爲勳業。嘉言善行。可效可師。燦若日星者乎。噫。學者未論作三代以上人物。卽此錄所載。已足以薰陶我德性。開擴我才識。

淬厲我名節。其取益寧有窮乎。若徒拾其遺文。記其事蹟。以自負該博而已。則謝上蔡舉史文成誦。明道先生且以爲玩物喪志。其於是書也何有。抑余更有說焉。此八百餘年中。世運有汙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而並列爲名臣。無所區別。得無使金銀銅鐵混爲一冶。如晦翁之譏陳同甫者乎。然辨學貴嚴。論人貴恕。昔孔子未嘗以仁許人。及論列當時名卿大夫。如管仲、子產、晏平仲之徒。莫不稱其一端之美。其答成人之問。則知廉、勇、藝皆可節取而兼資。此朱子纂輯斯編之意。亦卽予所以續纂斯編之意也。

小學衍義序

予自丁亥歲奉命撫閩。仰體聖天子養育人才至意。建鼇峯書院。以延英俊之士。作藏書樓。貯經、傳、史、集、數千卷。命書生課業之暇。日纂錄古聖賢嘉言、善行。予總其成。簡擇裁汰之。取朱子小學綱目例。分門別類。編次聯貫。凡得八十六卷。名曰小學衍義。既成。而爲之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俱於小學中養其知識。完其德性。後入大學。始無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自後世衰道微。小學之功不講。而望人才之成難矣。朱子著小學一書。分明倫、敬身、稽古三綱領。各著條目於其下。源委井然。誠蒙養之聖功也。竊思朱子以後。名儒輩出。其議論風旨足以啓佑來學者亦夥矣。前人不能留其身以見後人。後人不能隔其世以見前人。求如洙泗之間。師弟唱和於一堂。何可得哉。然古今之道一而已。散者寧不可聚。離者寧不可合。彙而集之。繼而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皆可

相見於六經四書之中。何獨於朱子小學之書而不然哉。此予小學衍義一書。不避僭妄之罪。而欲小有補於朱子也。或疑採輯過多。非初學所能徧覽。不知道之在天下。無一事一物之可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經焉。卽有曲焉。皆所以衍夫禮而不厭其多者也。大學之有衍義。自西山眞氏始。其規模較經傳已加詳矣。又有大學衍義補。則瓊山邱氏之說。較諸眞氏又益加詳。予之爲是書。亦竊比於西山、瓊山云爾。雖然。眞氏邱氏之書。當時已經進呈於朝。至今流傳海內。予何敢望。惟是區區纂輯之勤。歷有年所。且嘗與書院諸子切磋討論。冀稍當於立教、明倫、敬身之大旨。誠使初學之士取而玩之。庶幾有所考據。以爲學問、思辨、篤行之方。則是書或者不爲朱子所深非乎。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取士也以實。今之取士也以文。古之時。鄉舉里選。故人務實學。爭琢磨於仁義道德之中。處爲純儒。出爲名臣。今則不然。所取者時文已耳。父教其子。師教其弟。惟以時文爲兢兢。非不讀五經四書。究其所以讀之者。亦不過爲時文之用。初未嘗取而體之於身心也。幸博一第。幷其所爲時文者而棄之。五經四書。束之高閣。翛翛然誇於人曰。吾已讀盡天下之書。而不知彼固未嘗讀書也。由所以教之者未盡其道也。予嘗於友人齋頭。見程氏家塾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心竊喜之。以爲堪爲後學津梁。謀受之梓而未果。後見陸稼書先生刻之於靈壽。以爲陸先生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及細閱之。上截所載旁證俱未詳刻。末後又增入朱子闕疑箴。予不解其何故。胡敬齋先生有言曰。朱子註

陰符經、參同契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陸先生昭代大儒。予佩服久矣。第今之爲異端者。方借朱子註陰符經、參同契、作調息箴爲口實。謂儒釋實同一理。陸先生又取調息箴表彰之。毋乃揚其波而助其喙乎。故予以爲陸先生之刻似未盡善也。或曰。調息箴亦朱子之書也。今子必以爲不當表彰毋乃與朱子相左乎。予曰。不然。調息箴或亦朱子偶然爲之耳。昔程明道先生嘗學康節之學。既而悟曰。此不過加一倍法。後數日。伊川先生問明道曰。予已忘之矣。使朱子作調息箴之後。或有人問調息之術。朱子未必不曰。吾已忘之矣。又安得執爲朱子之書而一概守之乎。朱子之書如小學、近思錄、文集、語類。吾方讀之恐不能盡。而何暇及於是。余因取程氏遺書重刊之。非敢與陸先生有異同也。以立後世之防。故不得不嚴耳。

學蔀通辨序

學者不知性善之旨。夢夢終身。殆如長夜。然此特庸衆之人。行不著而習不察耳。獨怪王新建以絕人之資。自幼讀孔孟之書。乃不加察識。敢爲異說而不顧也。新建與錢德洪、王畿、證道於天泉橋上。其宗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無善無惡。伊何人之說哉。告子之說也。以告子爲宗。是異於孟子性善之說矣。不寧惟是。孔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以孔子爲宗者也。守仁之說亦異於我夫子矣。異孔孟而同告子。羣天下之學者趨之若鶩。吾誠不知其何故也。間有起而辨之者。如羅文莊諸公。未嘗無正論。然猶略而未詳。獨陳清瀾著學蔀通

辨分爲四編首辨朱子晚年定論之謬次明陸象山之爲禪學次明學者陷於佛老其來已遠終以朱子正學立標準焉其攻新建也摧陷廓清不啻入虎穴而得虎子矣昔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明高忠憲之答門人曰告子非禪也在禪家謂之自然外道夫禪家猶謂之外道而新建乃以之樹赤幟其可悲憫孰甚焉自漢以後學者趨於佛老然亦明以爲佛老至象山以及新建遂儼然自負爲儒者之絕學反以朱子爲支離嗚呼本天本心之異其孰從而究之存心致知之蘊其孰從而體之始援儒以入墨繼且主墨以攻儒縱橫捭闔之變其孰從而正之此學部通辨爲異端之爰書爲學者之指南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新建之答羅文莊書曰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嗚呼守仁之無忌憚至於如此又何足與辨哉

養正先資序

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學術醇正造詣精深得紫陽夫子之眞傳養蒙一書誠幼學之指南作聖之根基也余故取以教蒙童使其幼而習長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則所以希聖希賢者在是矣抑余更有進者嘗考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蓋妊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故子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母以正氣感之則先天之變化得效最速古之婦人皆知此理惟恐己身一毫不正使其嬰孩氣質臟腑未全之時受其侵染故於日用之間凡坐立飲食以

至視聽言動無不自持以正正則外邪不能入內邪不能起其母已純乎天理可爲聖賢之母而所生之子安得不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哉此古人於嬰兒未育之先立有胎教之法爲父母者又不可不知也有胎教以端蒙養之原復有啓蒙以立聖學之本人才之成也易易矣

家規類編序

堯舜在上化民成俗首重五品之教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法至備也要之推行之本必自教家始易設家人之卦夫子以言有物行有恆明之姬公繫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亡夫子以志未變釋之甚矣家之爲道戛戛乎難哉夫家庭之間恩多掩義不有言物行恆以豫爲之閑則善念易塞私意易乘未有不流蕩而忘返者又況汙染成風習以成性物欲所昏利害所蔽則無以約其泮奐不一之心平其悍驁難御之氣小則傷恩害義而不自知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以此求治不亦難乎余忝膺新命來撫閩疆懼無以宣明皇上子惠元元德意既慷遵聖製訓飭士子之文而博採先儒教人爲學之方以推廣誘勸之有養正類編用訓蒙士有學規類編諄勵士子庶幾漸摩於仁義之中育成譽髦之彥矣又慮窮鄉僻壤未知向義復爲家規類編以告之夫家之有規猶國之有經也治國不可無經刑家不可無規總不外五品之教者近是近代浦江義門鄭氏著有家規其說爲至詳月川曹氏因其成書復輯諸家之說折衷以己意名曰家規輯略今刻之閩中以廣其傳余於公餘之暇更約取前哲訓言易知易行可以觸目警心者編次成卷以附其後亦匡直輔翼務使其自得讀是編有能提撕警覺力行不倦

義路熟而天理明將見與仁與讓由家及國旁皇周浹以臻盛治余不佞藉此仰答聖天子化民成俗一道同風至意斯心實有厚望焉是爲序

讀禮志疑序

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考古之貴於信不貴於疑尙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昭然若揭日星而行無可疑者也而及門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旣有不知爲不知與不知闕如之誨又觀檀弓所記有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譏則學者之不可安於自信而貴於能疑者固復如是自秦火之後六經得於煨燼之餘每多闕略於是諸書雜出而禮爲尤甚漢初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謂之古經今儀禮是也自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篇後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梁人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兄子戴勝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又李氏得周官缺冬官一篇獻王取考工記以補之謂之六典今周禮是也三禮之書多不相合至孔鄭諸家註疏下迨唐宋以來旁搜博訂亦多自相齟齬不可盡信欲學者之無疑抑綦難矣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大而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之典小而一身言動起居視息之節一不由禮而天理已失人事遂乖故顏子在聖門其學爲博文約禮宋時橫渠張子亦諄諄以知禮成性是務爲學而不知禮猶操舟而無楫也昔考亭朱子有儀禮經傳通解足折漢儒之角當湖稼書陸先生學朱子之學探索儀禮、戴記諸書凡古今之名物、位號、吉凶、褻祭之品物、序次無

不精究深考。不遺餘力於孔、鄭諸家之註疏。其是是非非。皆衷以考亭之說。爲書深切著明。亦可自附於信占而傳述者矣。先生於信者雖自矢其信。疑者仍自闕其疑。顏之曰讀禮志疑。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寧不深爲聖門之所許哉。讀是書而能得其心。則爲學自無鹵莽滅裂之弊矣。

讀朱隨筆序

自精一執中之傳。閱世相承。至我夫子而集其大成。及門中踐履篤實。惟曾氏子得中庸之統。與子思相授受。而歸諸孟氏。遞相傳述發明。於今聖道賴以不墜者。思孟之力居多也。自孟子沒而微言絕。佛老清虛之談。充斥於漢晉隋唐之世。雖以韓文公談笑揮之。而終不能息也。至有宋諸先生出。而後聖道復明。不啻撥雲霧而覩青天。理學之盛。於斯而極。南渡以後。紫陽朱子復集厥成焉。其學之純粹無疵。實與曾氏後先默契。同時如金溪陸氏爲陽儒陰釋之學。立說不啻冰炭。然後俞姚王氏。祖金溪而不敢顯背乎紫陽。乃刻晚年定論以附會已說。夫朱子之學。以敬爲主。以格物窮理爲要。以存養省察爲功。其生平之所論著。無非闡明斯旨。但學者得其書。菩於卷帙之繁。而不能讀。讀而不得其解者。又往往是也。稼書陸先生生於陽明之鄉。而不爲所染。其制行精純。卓然爲一代大儒。實得力於朱子之書。其讀朱子之書也。隨其所得而劄記之。於詩賦劄子二十九卷。人所共知者。不再加發明。自三十卷至一百卷。旁逮別、續諸集。則究研搜討。務見其精意。而得生平三變之功候。每條之末。綴以所見數言。其詞約而不煩。其意暢而曲盡。於金溪、姚江之異者。不必過爲排擊。而辨晰入微。使人不惑。其有功於朱子之全書。非淺也。先生之

書如四書大全、三魚堂文集、予服膺久矣。丁亥夏奉命撫閩、道過嘉禾、囑別駕項君求先生未刻書。項君從先生之壻曹君名宗柱者、盡搜其家藏、乃得是編及讀禮志疑、問學錄、松陽鈔存四種。然後先生之書悉出、因亟刊而傳之。俾世之學者人有其書。由先生以溯紫陽、由紫陽以上溯先聖。正學昌明、斯文日盛。是余之志也夫。

問學錄序

或問於余曰、尊德性、道問學、並見於中庸。吳草廬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其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爲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爲說、謂心卽理、是以心爲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卽理者、能無失焉否也。其教授弟子、主於止靜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爲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昔考亭之學則不然。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質之二程、無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爲禪學、方之爲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故耶。朱子尊德性以道問學、道問學以尊德性。象山不道問學、謂有妨於德性、則尊其所尊、非中庸之所謂尊。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爲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一詞、隨風而靡者比比矣。稼書陸先生獨毅然闢之而不顧。此問學錄所由作也。今觀其書、學術醇正、原本深厚、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爲刊訂之、使天下知是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刪

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而不問之意。夫本天本心。此學術邪正所由辨。正學既明。異說自息。凡天下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當不至路塗莫辨。茫然狂奔。入於荊棘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也。則是書其指南乎。

困學錄序

知之數三。生知尙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卽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强。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誡。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而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旣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者功始。余以此自勉。尤願與天下共勉之。

補刻泉河史序

瀉出者泉流行者河此天地自然之脈絡而河以會泉泉以助河細流不讓涓涓皆歸總以興洪濤而積厚力便漕艘而資灌溉也由是而有渠以通其障隔有牐以時其蓄洩有隄以鎮其奔逸有壩以節其氾溢有湖以儲其汪濊有橋以濟其往來皆所以有功於泉河者也故總而繫之泉河伯玉先生之爲泉河史眞史才也志十有一表三其辭嚴而舒謹而不黷駸駸乎班范矣明儒有言世無子長之史者非才不足也史記之地名官制皆古而今鄙俗也余甚笑之夫史記所稱卽當日俗名後乃以爲古今名詎不古哉伯玉之書縣邑山川悉從俗稱文蒼然古也余來濟上求其書散軼者甚多訪得完本讀而悅之其所著井尹國計民生之憂歷歷如覩既善其典型又愛玩其文辭惜其後之莫與賡續也夫泉源之興廢不一矣舊者或湮新者或開余將徧歷其地釐正其數續列於左卷而年來執掌河干日僕僕風塵泥淖中無暇及此且自慙文不逮之不敢爲短貂之續也於是謀諸運河同知蘇君就其缺者刻而補之余聞伯玉排異學翼聖道侃侃好辨以障百川而迴狂瀾其能盡力於溝洫也固宜此以知天下大學問人未有非大經濟人故留其完書以與後來之君子共相考鏡焉

補刻北河續紀序

事不師古不可以治今備不素具不可以應猝源流沿革之莫稽而師心以試如瞽者之無相也其物其事之未前聞而欲應其變猶渡者之無楫也凡事盡然況治河之尤爲艱鉅者乎國家歲輓東南粟數百萬石仰於漕河而北河居江淮之上游爲咽喉之重地蜿蜒千餘里北苦水少南苦水多亢暘則聊攝左

右有膠舟之虞。霪雨則方與上下有其魚之歎。故尤爲難治。嵩嶽閻公爲吾鄉理學名儒。其北河續紀一書。條分縷析。考核詳明。泉源出入之脈絡。河政前後之異同。修築、挑濬、埽壩、隄淺之方略。莫不具備。覽者披卷尋之。瞭若指掌。按圖略地。酌古準今。確有所持循以爲乾溢之調劑。而無畏於倉猝之憂。其鏤版舊藏張秋公署中。歷年以來。居是任者。傳舍其官。散逸莫可收拾。余甚惜之。乃廣爲蒐羅。訪得舊本。補其散失。付諸剞劂。以貽後來。庶臨事者有以考焉。今天子御極以來。數十年間。河政之損益名物之變遷。所當次續載者甚夥。會余遷任江臬。未遑編纂。但補綴殘缺。還其舊觀而已。續修之役。以待後之閎雅君子。

鄭貞孝集序

崑山鄭子某持其先世貞孝先生集謁余。屬爲之序。余受而讀之。其籌海圖編十三卷。江南經略八卷。各爲一集。及江海防圖考。及海運、黃河、日本、朝鮮、安南、琉球諸圖說。無卷次。都爲一集。大意則籌海爲要焉。其所以威遠、弭變、靖海氛而奠定東南者。功績已著。復筆於書。用貽百世之安。公之意至深遠矣。夫王者統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在懷柔胞與之內。而海澨山陬。王化所不能及者。來則受之。自外則置之。初未嘗疲中國而勤遠略。獨其蠢動跳梁。爲害邊徼。則驅逐撲滅。又不可以已。當明中葉。東南瀕海。萬里洪波。島嶼之人。風潮乘便。憑陵內地。沿海縣邑。無不受其毒害。蓋波濤出沒。聲擊無常。防禦爲難。故聯絡、控制、遠瞭、邀擊之法。不可不講。水道、風信。不可不知。戰艘、攻器。不可不備。口汛、要害。不可不謹。絕句引附逆之奸。作士卒敢戰之氣。持我之堅以屈彼之利。乘彼之隙以用我之謀。使之進無所掠。退無所據。掷之使去。

威之不來此貞孝先生之書所爲謀之極善規畫制度之詳且備也今天子神聖聲教四訖日月霜露照隊之區重譯而來朝海波不揚鯨鯢偃息智數材武之士無所用其謀勇余膺撫軍之寄三載於閩今移吳地治皆臨海亦得從容坐理宣布聖德國家太平無事於茲久矣而沿江沿海皆宿重兵防捕衞營文武並建連檣列堡士練食充古人有言安以思危治則防亂國家武備不以太平無事而忘則先生此書自不可以太平無事而廢先生固儒者也韓退之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則武夫鬬其口而奪之氣陸子壽主鄉兵以捍茶寇閱習屯禦皆可爲後法孰謂儒者無偉略哉先生是書傳於後世固自可以不朽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九

記

鼇峯書院記

閩中素號海濱鄒魯。自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至考亭。濂、洛之學盛於東南。其淵源上接洙泗。自宋迄今。閩士蔚興。與中州埒。聖天子崇儒重道。於龜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親製御書匾聯、表揚祠宇。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務俾閩士瞻仰興起。益勵所學。以無負先儒之教。於以育人才。厚風俗。意甚盛也。不佞躬膺簡命。來撫斯邦。夙興夜寐。惟思以廣教化爲先務。自郡邑弟子員。莫不親加考課。申嚴規程。端厥趨嚮。庶咸蒸蒸向風矣。夫教之爲道。視人之所倡爲轉移。唐以前閩之人文未開。風氣尙樸。自宰相常袞觀察斯邦。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詞者。親與爲客主之禮。會未幾時。翕然不變。閩中文學之盛。於今爲烈。倡之以文而化於文。且若是其速。況聖賢之學。一日不講。則人欲潛滋。天理澌滅。有淪於不肖之歸而不自知者。尤不可一日緩。且所謂學者。非外鑠而强爲之。道不離乎人倫日用。使人人復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苟其有以倡之。而不欣欣嚮化者。未之有也。不佞欲與士之賢而秀者。講明濂、洛、關、閩之學。以爲之倡。既表章先儒遺書以行於世。乃捐俸購屋於九儀之麓。爲鼇峯書院。前建正誼堂。中

祠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藏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廚。樓東有園亭、池塘、花卉、竹木之勝。計書舍一百二十間。明窗淨几。幽閑弘敞。士之來學者。日給廩餼。歲供衣服。無耳目紛營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斯爲宜。然有志聖賢之學。必身體而力行之。非徒爲口耳誦說之資已也。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昭然具在。君相之所以爲治。師儒之所以爲學。畢具於中。誠使平心遜志。研究其義理之所以然。會之於心。驗諸日用行事之間。措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孔、曾、思、孟之心傳。與皋、夔、稷、契之事業。其庶幾乎。不然。雖日取五夫子之緒言誦之、習之、論之、辨之。猶爲無與於己。而與道聽塗說等。又況溺於靡麗之詞。逐乎紛華之習。視五夫子之書爲迂闊支離。竝誦習論辨之未嘗從事者乎。蹈此弊者。幸無登吾堂。

紫陽書院碑記

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材蔚起。代有其人。故聲名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不墜。我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間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半。孰非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窺學問之大概。今爲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教洙泗。及門之士至三千有餘。而惟顏、曾爲入室。其餘雖各有所造就。而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戶。幾成聚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年之間。迄未有定論。惟我皇上學術淵深。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眞傳。獨深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道大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

釋以精而無所於雜。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教者之所以爲教。當以紫陽爲宗。而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宮之旁。材取於僧廬之毀。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爲崇祀紫陽夫子之堂。旁爲諸生講學藏修之舍。庖湢浴廁不畢具。經始於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塈茨丹臒。翼如嚴如。諸士子可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非徒以爲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爲於天下。庶無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仲夫子祠堂碑記

剛、天德也。陽剛與陰邪不兩立。聖人作易。於陽剛則爲正、爲善、爲君子。陰柔反是。仲夫子之在聖門。固所謂以兼人之勇。造升堂之域。秉天德而加以聖學者也。歷代以來。自國學以及天下之府州縣邑。當春秋二仲。釋奠於至聖先師。則居十哲之列而饗其祭矣。蓋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可以扶天常。可以植人紀。可以羽翼乎道統。可以干城乎名教。雖千秋萬世之久。四海九州之遠。異其時。異其地。而尊崇祀享之典不得而異焉者也。若後裔之世襲翰博者。於春秋致祭。展報本追遠之思。動春露秋霜之感。尤仁孝之不能自已也。然吾嘗誦詩矣。大雅之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豈徒烹熬羶薌。洞洞屬屬以薦之之謂哉。夫惟克紹厥德。世濟其美。而後怨恫泯而黍稷馨也。今爲仲夫子之後人。入其門。登其堂。仰

瞻其棲栖近省其几筵簠簋固可儼然見乎其貌肅然聞乎其聲矣銘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嗟哉百鍊鋼化作繞指柔仲夫子義是徙游聖門惡言不入耳洪恩嬡婀者聞風而興起惟能有剛德匪石奚其泐從祠偏宇內宗祠亦修飭子子孫孫捧盈執玉於其側念厥先祖之勇於爲義而憬然於永錫爾極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先聖夫子爲萬世師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至今守其教具廟學制度以示尊禮高其垣屋設其貌像備其禮器官司以時升降祭奠其中嗚呼盛矣夫天地人曰三才四時運於天萬物生於地人道之極則歸夫子是吾夫子之道雖亙古亙今終天地而莫之改易而鄉國學之猶尊孔子亦終天地莫之改易魏了翁謂祭孔子當祭於闕里以鄉國學之制爲非禮豈通儒之論乎延郡劍津之麓爲閩奧區宋時楊羅李朱四先生皆延產也先後接踵聞出遵守聖人之道以倡明絕學啓佑來茲有海濱鄒魯之風則夫子之大有造於劍州也審矣郡治西郊爲南平縣廟學鼎修歲久漸以傾圮縣官某覩之惻然難安謀諸師生鳩工庀材葺而新之殿閣崇邃堂廡周密塗茨丹臒煥然具美始某年月日閱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奇坡等匄余文勒石噫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周茂叔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四時同蓋夫子之教天之施地之生也游夫子之門者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不言之教讀先聖之書但曰能文章取科第而已而於道之無乎不在者惘惘然莫識所從事尙

足與游夫子之門哉。夫學校之設。以明道也。諸生名爲聖人之徒。側身宮牆。窮年矻矻。固宜理義充於中。道德足於己。膠轕萬變。置之如遺。而往往難之者。豈非窮理盡性之功、下學上達之事、闕焉弗講乎。劍浦、楊、維、李、朱四先生舊址。其遺澤被於人遠矣。斯所謂能做宇宙間第一等事者。人生在世。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奈何甘自暴棄。如朽木之不可雕。糞土之墻之不可圬。諸生念及此。亦可慨然而興矣。

論

伊尹伯夷論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此又人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天生伊尹。用之以伐夏救民。生伯夷。則餓於首陽而死。豈知天之用伊尹者。特用於一時。不用伯夷者。將用於萬世也哉。

述而不作論

孔子言述而不作。此道統所傳也。故自孔子以來。接其統者。皆以善述爲德業。孔子刪定纂修六經。賴其表彰。是孔子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由堯舜至

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而皆賴有見知聞知。是孟子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程子表彰四子之書。朱子因爲集註。是程、朱之善述孔孟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今人不務述而務作。而其所作者。或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豈其才識學問遠過乎孔孟程朱。而其所作者能高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之上者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卒不可易。而才識學問又未必如孔孟程朱。乃不務述而務作。亦見其惑也。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是程子所謂無用之贅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爲不能爲。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爲不足爲。此聖人之所以往往而鮮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搜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爲學也愈難。而其去聖也愈遠。卽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談道德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爲知者所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爲口實也。旨哉程夫子之言曰。言學便以道爲歸。言人便以聖爲歸。蓋聖之所以爲聖。祇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者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成得箇人。既成得人而聖已不外是矣。誠能於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尙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孟子豈欺我哉。

論學

今天下學術裂矣。李中孚以禪學起於西。顏習齋以霸學起於北。嗟乎。正學其不復明於斯世乎。自程、朱後。正學大明。中經二百年無異說。陽明、白沙起而道始亂。延及中孚。噓其餘燼。一時學者翕然從之。中孚死。其焰少息。今北地顏習齋出。不程、朱。不陸、王。其學以事功爲首。謂身心性命非所急。雖子思、中庸亦詆訾無所顧。嗚呼。如此人者。不用則爲陳同甫。用則必爲王安石。是大亂天下之道也。其言曰。格物、大學之始事也。物非他。卽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之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噫。亦異矣。夫學聖人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嘗諸適京師者。先考其程途。究其方域。歷歷不爽。然後就道。斯無誤也。若以爲至則自知。憒然徑往。吾恐北轅而南其首矣。今以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者爲格物。是未能知之先已行之。以修身之事爲格物之功。其爲學不已誤乎。且其說尤有不可通者。既謂物卽三物之物。是兼六德、六行、六藝矣。其所謂格物者。則但欲其學習六藝。不及六德、六行。今有人不孝、不友、不仁、不義。而日取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自早迄暮。紛紛窮詰。不肯自休。而曰吾格物也。

此大學人道之門也有是理乎程朱格物之說自天地萬物之理身心性命之故以及名物象數之變無不究其所當然窮其所以然所謂細大不遺本末具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舉六德六行置不復講但學習六藝無怪其以聖賢爲不足畏以性命爲不足道叫囂紛拏拍案鼓掌以狂噬天下後生也艾東鄉曰李卓吾書一字一句皆可殺人今習齋之說亦可以殺人也而四方嚮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可慨也夫

說

著述說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已多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而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有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訛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卽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卽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改者

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深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

同姓不爲婚說

禮曰。同姓不爲婚。大清律載。凡同姓爲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婚女歸宗。是同姓之不可爲婚。明矣。陳司敗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孔子之所不許。彰彰矣。夫古人娶同姓。猶諱言之。而人仍指摘之。今人則公然結婚矣。亦無有人告之以不當然者。抑知時有古今。而倫常之在天地。寧有古今乎。程夫子曰。凡同姓相見。但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序長幼以拜。蓋恐其尊卑失次也。夫序長幼以拜且不可。而顧可結婚乎。禮記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夫買妾細事也。且愼之如此。況夫婦爲人道之始。顧可以苟乎。不知其姓且卜之。況明知之而可昧之乎。古之婚者曰秦晉矣。不聞其秦與秦爲婚。晉與晉爲婚也。曰朱陳之好矣。不聞其有朱朱之好。陳陳之好也。何不顧名而思義也。吾邑張姓爲多。又均係大族。結婚者往往而有。但往日既誤。今日豈可再誤。嗣後當猛然警省。永勿復行。使他姓亦聞而化之。或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端也。故作是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蓋謂死者以入土爲安。初非爲子孫富貴福澤之資。以求死者之福蔭也。近世

惑於風水之說。欲卜美地。只圖一己之富貴。不顧親喪之暴露。或有停至數年者矣。有停至數十年者矣。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故親喪在家。生員、童生。公然出而應試。進士、舉人。公然出而仕宦。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在家爲孝子。斯在國爲忠臣。斷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今宜酌爲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生童之考試。科甲之銓選。俱令鄰佑具甘結、地方官具印結、並無停喪者。乃爲合例。若有停喪。則應試、謁選。俱不准行。如是。則家無久停之喪。所以教孝者在是。所以作忠者亦在是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

議

張迪宜配享啓聖祠議

向余於啓聖配享習而未考。意以爲周、程、張、朱之父咸與焉。乙酉夏。以濟寧僉事催漕至臨清。謁文廟。拜聖殿。並拜啓聖祠。見配享者爲周、程、朱、蔡。而無張位。心竊疑之。以爲或臨清之廟偶爾也。及至濟寧。亦復如是。然猶未敢信。又至曲阜。復相同。而位置更有未安。程居上。蔡次之。周又次之。朱又次之。其不及張也。與他邑同。隨向衍聖公言。當爲易置。及回濟。因考從前並未奉有張迪從祀廟庭之文也。前代嘉靖時。議享祀禮頗備。不知何爲有此缺典。豈偶未及耶。抑別有說耶。余謂張載與周敦頤倡明正學於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脈斷而復續。其所著西銘正蒙。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並採入性理大全集中。今我皇上允羣臣請。鄉會試士以此書命題。學士家尊之與五經四書等。具有功於斯道甚大。而推溯篤生之自。則其父張迪也。人因道重。張載久居從祀之列。父以子崇。張迪何獨遺啓聖之祀。周、程、張、朱其爲宋室醇儒同也。其從祀孔子廟庭同也。周、程、張、朱之子孫。其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同也。乃周、程、朱而推恩於其父。而張迪獨不得以父而食報於其子。揆諸張載之心。得毋有隱恫乎。我朝崇儒重道。如周公、閔子、子路、子

貢、其子孫俱賜博士、且令世襲、甚盛典也、而可令啓聖配享有闕而未備歟、或以張子之父未有所考耶、按張子之父諱迪、世爲大梁人、宋神宗朝、仕爲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其子載幼貧、不能歸、乃僑寓於郿縣橫渠鎮、因家焉、是載與二程同爲河南人、而載實爲二程表叔、雖迪治涪之政不可考、觀其卒於官、至貧不能歸、則其居官之清廉亦可見矣、今宜急爲陳請、與周、程、朱、蔡之父並配享啓聖祠、使天下之人、知周公閔子、子貢、子路之子孫俱得世爵、是從前數千年未有之曠典、自我皇上行之、張載之父張迪得配享啓聖、是從前數千年未備之缺典、自我皇上舉之、傳之後世、不益頌皇上之盛美於無窮哉、端賴當道大君子留意焉、更有請者、朱子世爲江南婺源人、以父官福建尤溪而生朱子、遂家於閩、故今婺源既有博士、而建安亦有博士、是兩地並重也、今張子之後、止郿縣有博士、大梁乃未有博士、得毋猶屬缺典乎、若並請張子子孫世居大梁者、再賜五經博士一員、皇上亦必允行、則恩外加恩、無不全不備之憾矣、

治河議

善治水者、爲水大能治之使小、水小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之害也、水小能治之使大、所以資水之利也、然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止以除水之害、今之治河、兼以資水之利、惟其止以除水之害、故禹之治水、使水以四海爲壑、而已無餘事、惟其兼以資水之利、故不得聽其所之、使必曲折回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所之、即不得資水之利矣、然使曲折回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餘不使之歸海、則資水之利、而究不免於受水之害、烏覩所謂

善治水者乎。我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以實京師。所藉者會通河一綫之水。方其旱也。運道乾涸而漕病。及其潦也。潰溢衝決。民病而漕亦病。所貴乎善治水者。使水不至於甚大而堤岸無漫溢之虞。民田免淹沒之患。使水不至於甚小而運河不至於淺澀。糧艘不至於艱阻。斯已矣。何今之不然也。予於癸未年。始膺簡命。受治河之職。適遇雨潦。堤岸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予以奉上憲之命。兩次監收截留漕米。勢不得兼營。是水大不能使之小。予之職有未盡也。迨至甲申。又遇亢暘。河水處處淺澀。糧艘在在艱阻。予極力設法。多方處置。糧運幸得無誤。是水小不能使之大。予之職又有未盡也。夙夜兢兢。日求無負是職而不能。乃博覽羣書。考古人治河之方。又徧歷河干。觀古人已然之蹟。乃知尚書宋禮分水南旺。其法雖善。而猶有所未盡。考元李惟明改作東大閘記略曰。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上之陰。環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後都水少監馬之貞於其東作雙虹縣門。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圮。乃改其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遏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洸河。兩河罹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漢曹參作與原山石堋。

常爲漲水所壞。時復修之。汶、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水平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塡高。必溢爲害。縱竭力作成。漲濤縣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遏白水溉田。闕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與石堰。終困其民。壅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堰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後果如其言。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兀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洸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闢爲一大閘之議。命壕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事期。以狀上中書。卽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鍛灰。市物於有司。經營揆度。畫圖指示。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也。閘成。予爲敍導汶始末。會通源委。以見堰城之水利喉襟。且表出馬公之言以爲鑒。觀於此記。知堰城之宜閘。則知戴村之宜閘矣。知沙壩之爲善。則知石壩之爲不善矣。又李惟明濬洸河記略曰。至元六年。監丞宋公委壕寨官岳聚統奉符、汶上二縣夫六千餘濬洸河。底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未閱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洸河旣濬。宜今閘司嚴飭閘版。謹度閘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洸。俾洸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汶沙。注新濬有限之洸河。數年之中。余恐淤墊有甚於今日矣。梗漕勤民。後將有不勝淘濬之患。觀於此記。則知閘之可以納清流而避淤沙。司閘者宜嚴而不可或忽也。明商輅堰城壩記略曰。成化戊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迹。首修金口堰。以石易土。不數月告成。又以堰城舊址河闊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砆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

址隘三之一。於此置堰。事半功倍。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煮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版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甃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水版啓閉。遇水漲啓版。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版啓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啓版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不致南侵。洸河免於沙淤。觀於此記。知建石堰須置版啓閉。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水漲啓版。聽從故道西流。是水去而沙亦與之俱去。自無河底墊高水溢爲害之患矣。水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啓版以注清流。自無沙淤運河歲歲挑挖之患矣。此古人制度之盡善可法而可傳者也。何尙書宋禮之改河猶未深察乎此也。改河南旺。分水南北以濟漕運。此宋禮之功。不修石閘。相時啓閉。任水南流。以致運河沙淤。歲歲挑挖。遂貽山東無窮之害。宋禮亦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改河之初。水不過數丈。其入鹽河也順。赴南旺也逆。且築壩戴村以備分洩。故坎河口不歲築沙堰。及遇水漲。盡皆衝去。水之趨海也多。至南旺也少。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猶未爲大害。迨其後河日刷寬。其赴南旺也易。入鹽河也難。萬恭又壘石爲灘。潘季馴復築石爲壩。而其爲害始大矣。夫汶河之水。原由坎河口入鹽河以達於海。是以海爲壑者也。自石壩既築。而於石壩之北又高築土壩。遂使水不得歸海。盡趨南旺。以運河一綫之渠。豈能容汶河汎漲之水。漫決橫潰。敗壞民田。勢所必至。是水不以海爲壑。而直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且不

獨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而並以直隸、江南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張純守戴村壩論略曰。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披之入海以分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西歸於濟。是決坎河口之宜急。初不以既有滾水壩而遂不開坎河口也。今則不決坎河口矣。且於坎河口高築土壩矣。故每逢水潦。先淹汶上。積水既高。一遇衝決。並淹東平。且南而濟寧、魚臺、鉅野、嘉祥。以及江南之徐州、沛縣等處。北而東昌、臨清。以及直隸之清河、故城等處。皆所不免。又何怪乎民生之受害無窮也。夫昔日之守壩也。守戴村壩則決坎河口。此古人之神明變化妙運於一心者也。今之守壩也。守戴村壩而並守坎河口壩。此後人之執泥悖謬膠固而不通者也。或曰。坎河口石壩亦足洩水矣。安在水之不歸於海也。不知坎河口石壩僅百十丈耳。以數百丈之汶河。僅恃此百十丈之石壩以洩之。且高出三尺而後洩之。其所洩亦有限矣。安能殺汶河之勢哉。由此觀之。是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連年屢被水災者。一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一由於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一遇沖決。山東、江南並受其害。至康熙四十一年、二年爲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又有桑家等口俱被沖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昔而倍甚。去歲已奉河憲飭行該縣堵築矣。今年雨水稀少。河水又無大漲。幸未沖決。然而不可恃也。昨親往巡視。見堤甚單薄。且係頂沖。而離堤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堤。又見石梁口上下堤岸殘缺者甚多。若於石梁口加築越堤。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於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則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

可永無水災矣。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堤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爲費無幾。而造福無窮。從來皆以因循惧事。迨至沖決。即欲補救而已無及。直至十數州縣被淹之後。而始行堵築。則何益哉。何言乎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今南旺分水口往南例係三丈。往北例係七丈。合南北運河總計之不過十丈寬。而戴村壩之汶河乃有數百丈寬。以數百丈之汶河。盡注於十丈寬運河之內。欲其不沖決堤岸、汎濫民田也得乎。宋尚書既分水南旺。築壩戴村。留坎河口不壩者。所以備分洩也。今則坎河口不能洩水。勢必盡趨於南旺。汎濫於運河。沖決堤岸。淹沒民田。不此之圖。乃欲開忙生閘及馮家滾水大壩。夫欲開忙生閘及馮家滾水大壩者。將欲使汶上竟不受淹乎。抑欲使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同汶上一併受淹乎。且馮家滾水大壩。所以障蜀山湖之水。非以洩蜀山湖之水也。特水大有餘則洩之耳。故無論馮家滾水壩不當開。即利運閘亦不當開也。無論忙生閘不當開。即十字河亦不當開也。何也。水宜洩於北。不宜洩於南。南固未嘗乏水也。竊聞從前一遇伏秋。無論水之大小。輒開利運閘、十字河。將水盡往南放。所以北河一帶每遇天旱糧船即爲淺阻。濟寧、魚臺等處無論旱潦。田沈水底。數十年不得耕種。余到任後聞之駭然。乃嚴飭河官不許開利運閘、十字河。又差人專守利運閘。使水不得南行。差人守柳林閘版。盡啓十里閘版。放水北行。且開八閘、月河、以放微山湖、及昭陽湖、南陽湖之水。所以北河無淺阻之虞。而濟寧東南、魚臺等處之田盡皆涸出。不知者猶曰今年天旱、故田地得以涸出。獨不思諸處田沈水底已經十數餘年。豈從前十數年來盡屬雨潦之年乎。何不亮之甚也。善哉。潘季馴之言曰。治河者無一勞

永逸之法。止有補偏救弊之法。於今日而施補救之術。惟有做堰城閘壩之制。建石閘、石壩。乃爲萬全。但工程浩大。一時難成。其次莫若先於戴村汰河兩岸築土壩。用埽裹頭。中留二十丈口門。引汶水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俟石閘修完。將此二十丈亦行堵閉。如是則蜀山、南旺、二湖不得盈溢。忙生閘、馮家壩、俱不必開矣。或曰。餘水俱由鹽河入海。東平州獨不慮淹沒乎。予曰。東平州原有鹽河兩岸堤工。故民不受水患。奈年深日久。傾圮剝削殆盡。而鹽河之底沙淤日高。所以邇年以來。屢被水災。今將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尙慮汎濫於民田乎。或曰。加築堤岸。東平州可以不淹矣。獨是使水俱由鹽河下海。僅留二十丈口門達南旺濟運。東昌一帶運河不虞水小乎。予曰。不然。有張秋、棗林河、沙河在。昔宋尙書既分水南旺。又以北河水小。於張秋西南開汶河一道。上達汴梁。於金龍口建壩分黃河之水。達於張秋。原爲北運慮也。有明宣德五年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淸至安山漕河夏水淺舟膠。張秋西南原有汶河通汴。舊常遣官修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淸。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次。漕運實難。乞仍其舊。上從之。正統元年。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之。上命允行。是張秋分黃濟運。成蹟班班可考。運河不憂淺涸。而張秋河之爲害於地方者。以其壅塞故也。徐有貞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湮塞。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閒。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水

常五尺爲準。水小可拘之以濟運。水大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內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其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汎濫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今運河自永樂開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沙河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相縣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衞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東北入漕河。遣工部左侍郎陳政治之。未幾。政卒。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七年。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潰東堤入海。運河水涸。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大夏督治。山東按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八年。塞張秋決河功成。然亦暫時之安耳。本朝順治七年。黃河決荊隆口。荊隆口即金龍口。趨張秋城南。馬星海、甜瓜口、沙灣、戴家廟、迤西堤岸並決。水由大清河入海。張秋工部分司閣廷謨率捕河通判方聖時督官夫修治。九年。黃水

又大溢力不能施工役暫停廷謨亦得代去著決口行漕圖說以貽後官至十三年荆隆決口塞成張秋決口並塞是數十年來止以塞金龍口爲事專避黃河之害而開封至張秋一帶之河遂廢不修日漸淤塞運河隨失其利而曹州鄆城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入運遂汎濫不可治而南北均受其害皆由於張秋之沙河衆林河不可開濬故也總之前此諸公日以開金龍口爲議者欲堰黃水入漕濟運是計及運河之利而未嘗計及於黃河之水之爲害也後此諸公日以堵築金龍口爲事者又止知避黃水之害而未嘗計及運河之利也或曰金龍口既經堵築矣黃河之水已絕是即開沙河衆林河安所得水濟運乎予曰不然曹濮之間未嘗無水也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澶淵等坡而入濮者爲魏河其源自澶滑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者爲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源自曹濮范縣回龍廟而來者爲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爲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爲廩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堤堰阨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曹州鄆城濮州范縣逐苦水患而鄰邑之受害者亦無窮今惟將此二河開通不惟諸州邑之水患永除民生可蘇而國家漕運亦賴以永濟或曰開此二河固可除諸邑之水患可濟漕運之淺澀但一遇雨潦之年運河水大再加以諸州邑之水滙聚於沙灣堤岸可保無虞乎予曰有五空橋減水壩在但今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宜去面石二層或三層使遇水

大。由此洩入鹽河下海。再將大感應廟東建減水壩十丈寬。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則堤岸可保無虞。再將沙河之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窰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且將聊城之減水閘四座俱行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使入徒駭河由漯河入海。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即此是也。由聊城而北。博平縣境又有減水閘五座。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也。將此閘亦行疏通。則水之入海者益順矣。最可異者。聊城之徒駭河、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流河。皆有利於運道。有益於百姓。急宜開濬者也。而乃以爲有礙運道。無容開濬。夫張秋、東昌一帶之運河。每苦於水小。則開魏河、洪河、小流河。由沙河入運。以濟漕河之淺。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若一遇河水汎漲。則開聊城之減水閘。由徒駭河洩之入海。而堤岸可保。民田不淹。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至開忙生閘。牛頭河有礙運道者也。而乃以爲當開。夫忙生閘、永通閘。爲牛頭河之上源。而運河底高。牛頭河窪下。忙生閘、永通閘一開。運河之水必至乾涸。此固人人所共知共見者。又何必多此無益之費也。欲開牛頭河者。必先淹汶上。後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以及江南之諸州縣。此治其末而均受其害者也。水以海爲歸。治戴村壩、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者。汶上不受水害。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及江南之諸州邑俱不受害者。此治其本而均享其利者也。救民者何不使均享其利。顧使均受其害乎。且均受其害。又何益於汶上乎。此愚一得之見也。

西北水利

西北水利。在黃河之北者。莫大於沁河。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若於木欒店做

金口壩、金口閘、壔城壩、壔城閘之制修成閘、壩。冬春俱係清水。則閉壩開閘。引清水入內河。夏秋水發。恐有混濁。則閉閘開壩。放入黃河。總之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不使涓滴入內河。由木欒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岡。至張秋。若運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濟運。由臨清至天津下海。若運河水大。使之由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雒口下海。或由雙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寧、魚臺至微山湖。如水勢仍大。使之由荊山口、彭家河、貓兒窩、過駱馬湖入中河濟運。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鹽河下海。如駱馬湖口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西寧橋河、由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沭陽、海州、五港口下海。由木欒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作爲水田。而河北之水利溥矣。西北之水利。在黃河之南者。莫大於淮河。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歸德、亳州、鳳、泗至天妃廟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黃河在清河縣之後。淮水出小清口。獨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黃河由清河縣後。亦獨行至大河口。淮合於黃。黃合於淮。是爲黃、淮交會處也。是小清口至大河口。淮、黃交會處尙有五六里之遙。黃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乎。今則黃河已遷於清河縣之前矣。黃、淮交會於清河口。黃水直衝清口。故歷年以來。總不免於倒灌之患。倒灌洪澤湖。則淤洪澤湖。倒灌運河口。則淤運河。黃水小灌則小害。大灌則大害。或歸咎於黃之强。或歸咎於淮之弱。總未有以治之而使之不爲害也。愚不自揣。欲將清河口堵閉。使淮水獨入運河。由天妃廟後離河稍遠之處。開引河一道。穿過堤北。於堤河適中之處。使之直往東行。至鮑家營河口對過。開河口放入黃河。則黃水既無倒灌之患。而糧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廟後。御示閘對過

再開引河一道。入新河出口過黃河。較之出舊清河口。又覺順便矣。且黃水卽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東行。而不能西行。若慮新河一時不能寬深。恐不足以洩淮水。則將舊清口之西。御壩之東。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淮水大時。啓版放入黃河。黃水大時。閉版以拒黃。不使倒灌。洪澤湖蓄洩有方。似屬妥便。但此時淮河由開封至歸德久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酌量行之。至運河口之東。有可以開河引入高家堰內灌溉民田者。則酌開河道。多挑溝洫。使高堰之內盡成膏腴之田。再將清江浦覺津寺舊名檀度寺。東運料小河開座修理堅固。仍將運料小河盡行疏通。以至海口。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餘里之民田。再於淮安之西舊柳溝河開通引水灌田。再於淮安之南劉均溝涇河、溯河、子嬰溝盡行開通。並將鳳凰橋、人字河、芒稻河、白塔河。盡行開通。引水灌田。餘水下海。於運河兩岸各開壩。俱行修理。以備蓄洩。則高寶湖水可以放入運河。運河之水亦可以灌田。此無窮之利也。觀沁河、淮河之可以分流灌田。則各省凡有清水之處。皆可以設法灌田。而水利益溥矣。是在後之君子講求而酌行之耳。

引沁入運。予任濟寧道時。曾條陳河憲。蒙委筆帖式察壽確查明白。又蒙委北河廳鄧之琮丈量估計銀十四萬兩。後以予陞江南臬司。未經具題。淮河自開封至歸德一段。二十年前。每奉新撫臺到任。卽議挖河。後有阻之者。因不果行。

救荒事宜十條

賑濟

極貧賑濟或散米或煮粥無容贅矣然賑法須公今查饑民止委鄉保地方此輩多奸滑作弊之人或借名造册或斂錢始得入册而眞饑者反不得入此查饑之弊不可不知也宜令鄉地既報之後於紳衿中擇其品望公正者加以隆禮使之查核必令得實然後有濟然饑民又不可一概定也或有此月饑而下月可以存活者則去之或有此月猶可存活而下月饑餒則增之務使人人得生不至饑死而後已現今養濟之令自今年十月養至明年七月共十箇月爲止此十箇月之中若限定數目分定月分所養之人反少若不限數目惟以每月之饑不饑爲憑則十二月正月不妨多養至五六七月可以少養則所活者實多林希元荒政叢言陳二難三便而終之以戒拘文者此也

賑糶

次貧賑糶卽今之各州縣減價平糶者是也然其中亦有當審愼者須是查明眞係次貧之民方許糶減價之米若無論貧富人人得糴富者或得賤買而貴賣而貧人之受惠者少矣宜照賑濟之法每家若干口每月需米若干斗每月止許糴減價之米若干富民旣不許概糴而次貧之民亦不許多糴如是則沾惠得均庶免詐冒假託之弊矣

賑貸

稍貧之民宜賑貸卽今各州縣之借用倉穀是也而亦有當酌者每見紳衿大戶及豪强有力之徒平日

結交官吏官吏等或喜其附己或力不能制一遇借穀之時巧爲蚤緣有借三五石者借至三五十石者且有借至三五百石者展轉糶賣止圖一己之利罔卹百姓之苦多一繼富之穀卽少一周急之穀此稍貧之民不可不力爲查核也宜令計口授穀每戶若干口每日需穀若干斗每月亦止許照數借領不許多支亦給印票執票赴領仍勸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令其償還如有奸猾之人不肯償還者州縣官爲理索追比不令逋欠則人之借貸者多窮乏之活者必衆矣

擔粥法

極貧之民宜賑粥然賑粥惟官長行之而紳衿富戶鮮有行之者非盡無惻隱之心也有所畏而勢不能爲耳蓋施粥之名一出人來必衆此人得食而彼人不得則彼人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得則明日怨本月得食而下月不得則下月怨恩未結而怨已隨之所以雖有其心而不敢見之施行也然則隨力賑粥使人感恩而不怨者豈無道乎今設爲擔粥之法富家有力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粥擔隨處給食食畢則已明日再煮陸續挑給擔粥者衆則全活者多且無斂怨爭擠之患矣又風雪之日饑民不能出門戶每人量給粥一頓俟天氣和煖方能出門營求此在富者所費有限而貧者續命已多若給食至於數十戶者地方官亦卽申報酌行獎勵

勸捐

一、立獎勵之法蓋地方雖有富戶未必人人好義樂施必得上人獎勵勸勉則有所慕而爲善益力宜諭

富戶各量力捐施有捐之極多者爲一等尚義之民撫臺給匾旌奬有司宜加隆重次者爲二等尚義之民知府給匾旌奬再次爲三等尚義之民州縣給匾旌奬若有破格多捐爲人所不能爲者則申詳撫院具題旌奬

安流民

一、流民當互相養濟也每十人爲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亦可立一排頭來者即令著落排頭如來者多再分排頭令聚一處晝則各出分路求食夜仍聚會一處或庵觀寺院令排頭代爲料理而以僧人董之蓋恐流來人多或有死亡拐帶盜竊爭鬬事故有此著落如佃戶之依里主行旅之依店主自帖然得安至於男女又當分別寺院有男僧者令其收養流來之男人無妻女者庵觀之有女尼者令其收養流來之女人無男夫者如一家有男女數口者不得分別折離或於寺觀或於各鄉村處所查設空閒房屋以處之以耆老鄉約主其事然流民又宜各州縣均爲安插也使此處安插彼處或不安插則此處之聚集必多必有不能周全之虞惟各處均爲安插則養濟自易而人亦無擁擠之患矣

稽察

人之饑餓而死者必數日不得食而後死斷無一二日不得食即餓死之理宜令流民頭或僧人稽察有眞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即爲稟官給粥一頓使能行走再令出門求食若居民則令耆老公正者會同鄉地不時稽察眞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即令報所在官長令給粥一頓至風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門求食者

尤宜稽察報明所在官長或量給米升合或量給錢數十文或用擔粥法煮以食之但要每日留心如有凍餓而死者即報明所在官長捐棺木以埋之如先不稟明幾日不得食而即稟報餓死者嚴加治罪如地方官凍餓死人不行申報者以匿災論如有隆冬眞正無衣者令耆老會同鄉地查明報所在官長捐給綿衣流民亦如之或耆老確查明白稟所在官長設法捐給或勸諭紳衿富戶酌量多少捐給如此則所費者少而所活者多矣

收養

一鬻賣子女者原非得已蓋舉家飢餓束手就斃不如割愛以甦旦夕之命也且買者必有糧之家賣者必得食矣今凡賣子女者責令地方官捐俸代爲回贖此雖軫念貧民曲爲完聚之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買而災黎窮困之極必有遺棄道路而凍餓以死者今宜令如有窮苦零丁不能自存者許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者鄰里養之或所至之處有願收留者任其收留役使與僱買人同而人多不肯收養者誠恐歲歉代爲收養至年豐伊又將竟回本家不爲使令故不肯收養耳今宜官給之券聽其自定限期以若干爲滿其有遺棄孤兒人家收養長大者即令拜所養爲父母豐年不得歸還本家著爲定例蓋父母生之而不能養此能養之即亦父母矣則人之收養者自多而孤兒庶免凍餓而死此兩全之道也

掩埋

一骸骨不可不急爲掩埋也昔文王澤及枯骨況現經飢餓而死者乎每見有拋棄骸骨日色暴露甚爲

可慘。宜嚴飭城關各鄉約、地、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間。有拋棄骸骨。俱令掩埋。以順生氣。蓋災祲之後。每當疫疾。皆因餓死人多。瘟氣薰蒸所致也。一經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災診之祲矣。

禁戲

周禮。以十二荒政聚萬民。九曰蕃樂。註曰。閉止樂奏也。飢饉薦臻之時。流離滿道。何心樂此乎。是以嚴加禁止。蓋人方愁苦衣食之不暇。我乃演戲以取樂。無論向隅者所不願聞。恐天地神明亦必不佑矣。何如省其費以濟民之爲得乎。自禁之後。如有搭臺及宴賓仍前演戲者。每日罰穀十石。計日增加。立比入倉。賑濟飢民。既可化無用爲有用。亦可變游惰爲勤慎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一

傳

許魯齋先生傳

先生名衡、字仲平、懷慶之河內人、號魯齋、幼有異質、七歲入學、受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少長、以家貧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所、學無師授、又艱得書籍、先生嗜學如飢渴、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手鈔以歸、既逃難峴峽山、始得見王輔嗣易說、先生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常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先生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新安朱氏書、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其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樞嘗被召入元都、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獨處蘇門山、慨然以道爲己任、凡

喪、葬、祭、嫁、娶必徵諸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遇歉歲。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不義。弗受也。元世祖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相率就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先生與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遠之。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先生曰。如此。是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相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國子監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先生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先生上疏凡數萬言。一、立國規模。二、中書大要。三、爲君難。以踐言。去邪。得民心。順天道。爲目。以修德。任賢。愛民。爲要。四、農桑。學校。五、愼徵。世祖深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勢傾朝野。先生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屈。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先生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深銜之。俄除左丞。從上幸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諭旨。且舉自代者。先生奏用人、天子大柄。臣子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上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先生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

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永思、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乘驛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己子。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靜而張弛之。愼之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以說書。誦讀有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爲教諄煦懇至。從學者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不繼。先生請還懷。是年兵下襄陽。召先生議。持爲不可。其辭甚祕。丙戌。先生得告南歸。十五年以金大明歷氣朔漸差。命先生與王恂、郭守敬等更造新歷。以集賢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歷成奏之。賜名授時歷。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眞金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其祿養之。先生卽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尋病革。家人方祕祠。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祠。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墓下者。先生善於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惟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與彼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王磐氣蓋一世。少許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歿謚文正。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

薛敬軒先生傳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中鄉舉、除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峨冠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肌膚如晶、洞見五內、七歲端重如成人、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詩賦、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聖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覃思力行、言動必質諸書、有一不合、終夜反側、十七、教諭公再改鄠陵、先生補鄠陵學生、應河南鄉試舉第一、明年登進士、宣德三年、擢廣東道御史、三楊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辭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正統改元、陞山東僉事提學、先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考躬行、後及藝文、諸生稱薛夫子、太監王振與先生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無爲卿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先生不謝、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心銜之、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妻下吏、自誣服、先生辨其冤、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嗾諫官以受賄劾先生、下錦衣獄、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日讀周易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衢下、振問故、答曰、聞薛夫子將刑耳、振爲感動、遂得不死、家居七年、雖隣里罕見其面、來學者日衆、先生令從事小學、以及大學、教不躐等、而收功則歸一原、十四年、起爲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欲避其鋒、先生曰、敵縣軍深入、勢必不久、將夜遁、已而果然、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先生督餉、先生贊都帥爲檄諭以禍福、諸苗悉平、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民命當死、獄久不決、或貸之、先生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送之郭外、先生弗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

公耳未幾復召至京師爲大理寺卿時年歲七十乞致仕不允草場災欲誅典守者先生力辨乃免蘇松有饑民貸富人粟不得火其屋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數人文大恨曰薛某倔强猶昔天順元年裕陵復位素聞先生學行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至俟易服乃入所言皆正心誠意之要左右望見曰此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於智謀不循天理者非聖賢之學也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日不召會遣使往西番徵獅先生諫不聽時曹吉祥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曰禮酒不設可以行矣遂稱疾辭歸行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若子惇愠見先生奮杖擊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閉戸家居從學者益衆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要爲人處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又有讀書續錄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多著書平日奏疏皆削其稿一夕檢閱束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自氣沖天而上是日卒計聞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

胡敬齋先生傳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端懿有大志不苟言動長從吳康齋講學已而辭歸閉戸自修惟以程朱爲師法而聞見日異迴出於康齋所傳之外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而成始成終皆收功於一敬字故名其齋曰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篤學力行日立課程書言動以

自考。謂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眞。又怕間斷。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性孝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三年不入私室。事兄恭。凡歸。必迎於門。有疾。手自調藥。篤宗族。訓誨子弟不倦。家人化之。從游者日衆。先生語學。每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語治。每曰。以眞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淮王聞其賢。待以賓師之禮。提學使者李君齡請居白鹿書院。先生爲立學規。一曰。正趨向以立其志。二曰。主誠敬以存其心。三曰。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四曰。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五曰。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六曰。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又云。凡入堂者。必以聖賢之學爲宗。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好。各置日錄簿一册。書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於上稽察而激勸之。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談論寬和。亹亹不倦。謂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道不外忠恕。其爲教。必始於卑近。以漸進於高遠。不爲空虛幽渺之談。時陳白沙有大名。海內翕然宗之。先生獨詆其爲禪。論陸象山學。間有淩虛駕空之意。其爲異學可知。子謂先生之學。有出於康齋所傳之外者。不於此可徵乎。有明正學。薛、胡、在伯仲間。卽羅整庵亦不能及。其餘可勿論矣。所著有居業錄傳於世。年五十二。卒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

嵇留山先生傳

先生姓嵇。諱永仁。字留山。別號抱犢山農。先世常熟人。父諱廷用。明季官中書舍人。僑居白下。先生少游無錫。樂其山水。因奉中書君卜居焉。就學吳郡。補博士弟子員。性孝友。侍中書君能以色養。學期有用。凡

天文、象緯、兵刑、禮樂、河渠、荒政、罔不條分縷析。爲詩古文詞。皆發於至性。揮毫振紙數千言。屢試不售。會范忠正公開府於浙。旋奉督閩之命。延先生爲記室。無錫令吳君伯成餞別賦詩。多騷然語。先生心動。不欲往。中書君促之行。夫人楊氏攜幼子送至紅橋莊外。淚涔涔下。當是時。朝議撤三藩。雲南吳三桂最先反。靖南郡王耿精忠鎮福州。與粵藩尚之孝密約。有三方鼎足之謀。忠正公至閩。先生悉心籌畫。代范公草疏請撥協餉。補錄旗兵。安插逃弁。廣興屯田。爲陰雨綢繆計。又謀巡視沿海爲名。提輕兵駐上游。以拊其背。扼其吭。使此謀得行。則制人而不制於人。斷如也。而一時文武大吏及范公麾下士。皆豫中賊餌。號令格不行。賊僞設宴召范公。錮於密室。隨下先生於獄。迫脅萬端。屹不動。有同郡某附賊爲顯官。製鮮衣遺先生。先生怒裂而擲諸地。獄禁楮墨。然炭題詩於壁。盤屈若龍蛇狀。以發其忠肝義膽嶔崎磊落之志。閒與忠正公相聞。輒相和爲變徵聲。有林能任者。亦義士。往來探視。得忠正公及先生詩。皆默識而繕寫之。故遺篇皆傳於世。先生幽縶歷三載。丙辰九月十七日。范公遇害。先生仰天揮涕曰。所以不即死者。欲從公有爲也。今已矣。死耳。死耳。遂自經。同時死者三人。紹興王龍光、松江沈天成、瀋陽范承謨。明年。福建平。督臣上其事。給銀優卹。僕程治以喪歸。歲戊子。忠正公子時崇撫廣東。具疏爲先生等請贈官。特贈修職郎、國子監助教。夫人楊氏。先於壬午歲以節賜坊表閭。子曾筠。丙戌成進士。官翰林。今荷皇上特達之知。榮擢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顯榮褒大。荷兩朝錫命。報忠教孝之典。於是乎備。先生遺集。則少司馬未第時徒步入閩購得之。即林能任所藏者。林已前死。丹心碧血。神物護持。先生亦烈矣哉。

贊曰忠正之節偉矣若留山先生非有官守之責心感國士之遇困阨幽囚至以身殉彼夫佩金紫列方面專城數十而望風投降多嬰僞命蹈戮辱而不悔者視先生亦可以少愧哉今讀其遺文正氣噴礴懍懍與日月爭光嗚呼若先生者洵不死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謚恪勤陳公墓誌銘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恪勤、陳公、於雍正元年正月朔有五日以疾卒於武陟工所。遺疏入。上軫悼不已。賜詔云。陳某潔己奉公。實心爲國。河決築修。積勞成疾。歿於工所。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以營喪事。母曹氏封一品夫人。以一品廕其子。謚曰恪勤。案狀。公諱鵬年、字北溟、別號滄洲。其先江西廬陵人。八世祖恬庵公始遷長沙之湘潭。今爲湘潭人。公在妊。太夫人夢有大鳥之祥。遂生公。生有異質。四五歲。卽能背誦唐人詩。九歲作蜻蜓賦。數千言。人驚異之。目爲神童。時避吳逆亂。公盡室竄深山中。數年。淹貫經史。亂定。出應試。輒冠其曹偶。康熙甲子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公剛方有大節。不可干以私。蒞任之日。卽焚香告天。矢爲清白吏。又書清愼勤三字榜於室。蓋公筮仕初。早罹險阻艱難於度外矣。西安當耿逆初定。戶口逃竄。田稅錯迕。公招集流民。逋賦悉蠲之。民歸復業者數千戶。烈婦徐氏寃死十年。公廉得其兇人。寘諸法。葬徐氏以禮。立石以旌其節。俗多溺女。公嚴禁之。賴公得生者皆冠以陳姓。在西安四年。聲績

大著制府再薦皆格於部議不行庚辰效力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見先帝稔知公清廉特命宰淮安之山陽公抵任黜羨耗繩胥吏以法舞文婪贓者畏而歸農牛焉關吏亦守法不敢於常稅外取一錢旋奉旨特陞海州知州公治海一如令山陽時民以官清民安榜其門癸未先帝南巡憫山東洊饑發帑賑濟命公與余董其役回鑾公接駕於濟寧之康莊閒召入御舟顧問公家世讀何書師何人試詩稱旨賜御書一幅旋陞授江寧府知府江寧俗習豪侈不遵禮教婦女多衣服游觀公入境即嚴禁之風俗漸革是時公廉正之聲動天下松江富民某捕盜卒心利其貨嗾盜誣之籠擁入室至窘逼女婦自經死事發將援赦以脫公曰贓吏無赦況誣盜劫殺乎根繩其黨五人置之死其會審蘇郡命案事緣鬬毆死主者已坐以謀故公出其死罪上之部駁再三卒不能奪竟得宥常郡守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平反之其決獄明斷仁恕類如此會東南公務需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者必欲去公乙酉先帝再幸江浙督撫命修金山馬頭三限一夜竣欲藉供億不辦以困公而民皆踴躍趨赴毀其所居室以濟越三鼓而工已就先帝臨視奇其才未幾因江南河臱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罷市持薪米相餉遺者壅衢巷獄成衆莫知其故及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殺公也旋奉旨陳某著來京纂修公入館年餘每書成進覽未嘗不稱善戊子冬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死者相枕藉公視事畢即操舟徧歷村墟詢疾苦設法賙濟生活者幾千餘人前守事多叢脞未結案件若山積不一月剖斷無遺囹圄爲空逾年蘇郡大治庚寅奉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用掇拾無所得藉承審

遲延。與前河牆案羅織成獄。蘇民呼冤者數萬人。更烈於公在江寧時。會先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湔濯。謝恩蒙召對。命充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丁酉署霸昌道事。又監修密雲城工。十月公迎駕密雲。侍行二十餘里。先帝詳詢歷任事。而於河工尤悉。公自庚辰簡用河干。於土壤剛柔。水勢曲迅。防塞引洩之法。靡不熟講預籌。故奏對稱旨。辛丑命公查勘河務。其秋河決河南武陟縣之馬營口。汎濫山東張秋。直隸長垣等處。先帝爲之旰食。遣河臣與撫臣協同捍禦。公具摺奏於上流對岸廣武山下開引河以殺其勢。仍乞速發帑金。著內大臣督理。會先帝已遣重臣授方略。適公奏入。天顏喜甚。語九卿云。陳某所奏事宜。與朕若合符節。十月河臣趙世顯陛見。卽命公署理總督河道事。歲暮公抵任清江。春正月馬營堤工冰積水溢。兼以地勢低窪。舊口復決。公兼程奔赴。具摺奏於王家溝老黃河故道開挖引河。使大溜趨南。庶可修築。功未成。尋以南工伏汛將發。奉旨回清江調度。會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又命公攝其政。以一身兼兩任。雖經營盡瘁。亦必有難周者。時漕流淺澀。僱募民船。舟子數千人。食用不給。羣聚號呼。勢若鼎沸。公立發河庫銀六萬兩散之。事行。然後上聞。先帝歎爲有膽識。仲秋還武陟。爲文以告河伯。河水忽縮減尋丈。再奏請開官莊峪引河一道。奉旨依議。山是晝夜河上。往來盲風、霪雨、嚴霜、積雪中。食飲俱廢。而南工文移郵傳飛至者。日數十百道。五官竝用。丙夜不休。公自是遂病矣。當公之初至也。秦家廠南壩尾已開。未及合。而北壩尾復潰。公力疾經畫。至十月而南壩尾合。乃專心北岸。詎料北壩尾百方修補。幾合旋開。人力不能爭。於是勞瘵轉甚。寖以不支。忽聞先皇帝升遐。公摧傷痛絕。逾夕乃甦。匍匐望闕長號曰。臣蔡次

蒙聖上不殺之恩。龍髯可攀。臣願以魂魄隨侍。擗踊三日不絕。氣奄奄僅存。猶力疾辦事。至十二月。北壩尾猶未塞。公再爲文投河。自誓以死。衆皆銜淚趨工。歲終。北壩尾乃以合龍奏。計公之殫精竭力。兩年於茲。心維口畫。奔走勞勤。其誠眞足泣金石而感鬼神。故得天人之助。以告成功。嗚呼。公可謂不負厥職矣。今上踐阼。遣使慰勞。特旨實授總督河道。公疏謝。兼以病篤告。上備問情形。賜以先帝御物。曰。如對先帝也。又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於癸卯正月初五日漏下四鼓。命具湯沐。畢。北面口授遺表。寅刻。齎賜物者至。公猶扶掖拜謝。復占奏摺附上。遂端坐而逝。享年六十有一。公身長七尺。美髯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望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喜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疑患難中。神氣愈開整。發覆鉤情。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咸卓卓可紀。江左士民祀公於海忠介公祠。公爲人雖不必與忠介相似。要皆開世特出之傑云。公忠孝根於至性。父喪。廬墓三年。終身遇先人忌辰。竟日含悲。不御酒肉。臨終。拳拳以受先皇帝與皇帝厚恩不得報。太夫人年八旬不得終侍。以爲恨。他無一語。生平嗜讀書。顚困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之拘於八聲、五病者。異矣。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寶若珪璧。就遠京口時。甫開釋。即縱游北固、金焦、焦山。有陶隱居瘞鶴銘拓本。置山麓。覆以亭。作瘞鶴銘考。以紀其事。倉皇跋涉中。猶瀟灑澹宕不失其度如此。所著書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四卷、竭月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藏於家。其奉敕纂修四朝全詩、方輿全書、

月令輯要、物類輯、古略、韻府拾遺、分類字錦若干卷、皆藏內府。曾王父諱某、王父明經公諱金臺、文章學問爲三楚人士冠。無子、以弟之子太學公諱式穀嗣。卽公考、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元配石氏、繼配謝氏、俱封恭人。男七、戊戌四月樹萱奉旨召入都、引見於澹寧居、著內大臣考試詩文、俱蒙優獎。命充武英殿分修官。長樹芝廕生、候補員外。次卽樹萱、三樹葵、出後公弟南皋郡諸生。四樹蓍、郡諸生。五樹萊、六樹繁、七樹苹。女七、長適太學生唐承愷。次適副貢生張瑗。三適歲貢生趙景曾。四適候選通判王瑋。五適諸生曾鎭。六許字吳翼民。七許字宋鎗。孫男二、本乾、本坤。孫女二、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以□□□祔。銘曰、

凡爲臣子、忠孝兢矢。及觀所爲、多足羞鄙。所以者何、貪生懼死。便己斯趨、不利斯徙。矯矯陳公、守道若命。齊義如風、不移不悔。不有其躬、履危秉正。捐軀效忠、行政踽踽。不爲嗥咻、課彼農桑。範及士女、奢毀忿銷。局投衣褚、厲以雷霆。濡以膏雨、濁逋清賡。鴻返其鄉、除耗祛羨。鼠去其倉、關絕豺虎。衙殲蟊螟、猶豺空闔。狐蜮潛藏、公直如筆。焉不三黜。迭遭媒蘗。再陷請室、萬口悲號。天地震栗、聖祖神明、照心如日。公徂於河、瓠子悲歌。分流殺怒、以奠洪波。晦明風雨、我勞如何。功奏圭錫、命殞沈疴。公之行己、廉謹直清。廉不絕俗、清非賈名。安詳審密、中正和平。公之銘座、卽公至評。遭讒被謗、先皇曲亮。嘉歎忠勤、逢我今上。二聖如天、知深論當。萬年泥香、九死何悵。精意祈天、天每霽顏。投文河伯、怒浪爲恬。億萬士民、感德潺湲。祠廟碑版、長鎭河山。冰雪爲質、清風難耦。湛湛流水、共鑑妍醜。證明公行、使之不朽。詠詩銘墓、以志永久。

蔡恭靖先生墓誌銘

閩爲紫陽過化地至今風流未泯人文之盛媲美吳越而理學淵源尤莫盛於漳浦一邑余於康熙丁亥奉命撫閩建立鼇峯書院延攬名儒講求程朱之學有羅源蔡學博訓士有方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勵行之旨不專器人於語言文字閒余心異之聘爲多士師其長君世遠時以孝廉侍行因共纂修先儒遺書予於先生父子相契不有最深者乎未幾世遠捷南宮選庶常余復調撫江蘇仍委先生綜理書院事以率育人材俾有成就逾年以年老解綬世遠亦乞假歸省歲辛卯之冬世遠忽以先生之訃至余不勝哀慟有文獻零落之歎世遠以狀來請曰願乞一言以誌不朽余誼不可辭謹按行狀先生諱璧字君弘號武湖閩漳浦人也始祖蒙齋公宋理學名儒自是科第不絕蔚爲漳郡冠高祖諱大壯領嘉靖己酉鄉薦曾祖諱宗禹萬歷辛丑進士官比部嘉言懿行載道南原委中祖諱一橙萬歷丙午舉人粲贈文林郎子三長而烜順治戊戌進士仲而煜順治壬辰進士季而煜郡庠生以碩德重望爲鄉祭酒先生之父也先生幼有異質九歲能屬文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貢入成均時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先生兩試皆第一聲震一時會耿逆變作留滯都門五年不得歸一時賢豪皆與之交閒見由是益廣顧時時念二親不置或勸之仕先生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雞黍亦不能奉親何仕爲丁巳亂定歸里時二親避亂於梁山之麓先生竭力承志而益肆力於六經子史四方來學者莫不以河汾龍門擬之二親既歿喪葬如禮丙戌授羅源縣學博先生慨然曰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盛衰由學校比來士習驕矜爲廣

文者師道不立第省試文藝可否甚者徒博贊餽以自利而於長善救失之意微矣先生至羅盡革其陋習一意崇禮讓重廉節而躬行以率之士莫不觀感興起諸學使按部見士之進止有度文義斐然亟下檄褒先生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事入慶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爲勦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贈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衰病辭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徙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師席如初庚寅秋世遠得假歸省始奉先生歸里越一年先生竟以疾終於家之正寢先生生於順治戊子二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七月初一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門弟子私謚曰恭靖先生娶陳氏柔順有賢德歸方期年早卒繼室吳氏生三子長世遠字聞之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鳴珂邑庠生娶王氏次可遠邑庠生娶黃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永泰次配林必潛孫四人女孫三人先生天性孝友清介絕俗與人交則和平坦易藹然可親生平教人總以篤於倫理嚴於義利爲諄諄讀書限以工程曰學貴有序無序者雖務多無益也又曰見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諸己其流於不肖者鮮矣其論說事理指陳得失皆可見之施行惜其事業不見於世然其潛德隱行惟夜光之璧差可比擬乎其沒也安溪李相國以文唁之曰人倫必有師表鄉國必有典型先生之存也或稱之爲胡安定或擬之於黃叔度或品目之爲李元禮郭林宗名不虛立信夫余撫閩三載得先生互相討論自至江蘇寤寐不忘乃今不得復見悲哉世遠等既得吉兆於某原將於月日葬先生原配陳孺人祔焉因略舉其

概而爲之銘曰先生之名不必顯於時而可述之後世先生之學不必售於己而可傳之來裔此非儒術緣飾者之所能爲惟其眞修實踐故能如是默與道契也梁山之高實爲邦望鹿溪之派其流泱泱於此遯形與天地長與日月光千秋而後視此蓋藏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余撫江南時頗以忠孝廉節風厲境內凡士大夫以及大家之女子下至匹夫匹婦其事有動關至性足以植倫紀扶世教者皆欲表而出之杜少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甲午歲蒙恩還朝山陽縣令解君以敬走京師謁選部曹持其母張安人褒節錄示余按錄安人江西永豐人明經維垣其父進士元銳其弟也世稱永豐望族安人幼而淑慧明經授以孝經內則大義卽能了了年十八歸贈公心翼壯以婉惠以順居七載明經北行贈公舟而祖之江溺焉安人走哭欲躍入江中明經急掖之諭曰汝完汝節固宜但如頹齡弱息何時贈公父母皆篤老子以壯甫二齡以敬方乳哺也安人感悟強自寬上奉舅姑下撫兩孤兒自年二十五至六十其節久而彌堅以莊列士林以敬舉於鄉皆其教訓之功康熙三十八年士民具狀上之當事當事咨部奏聞於朝詔建坊於廬門又十餘年安人始卒二子奉其柩葬於某所而繫牲之石已磨以敬匄予文以表之嗚呼夫婦爲人倫之首天作之合也使皆失從一之義乾坤於是毀矣儒者之論謂先王之時有師傅保姆詩書圖史以訓導之故婦女多士君子之行至於後世禮教蕩然無存求風化如二南所詠往往而鮮此說固然而後世之爲

夫婦者豈因禮教不興遂盡失其本心乎吾觀三代以下婦人不幸喪其所天或自經或投河或刎頸載於史册彰彰可考此義固始終天地無前後也然臨大節有難有易爲公孫杵臼易爲程嬰難何者感慨激烈之氣雖發於至性所不容已而一瞑不視究不足爲人所倚賴若安人之艱難困苦無不備嘗婦代子職母兼父道歷數十年如一日以奠麗其先人光大其後嗣不尤難能而可貴哉世有儼然士夫乎日講明義理卒然遭人倫之難而改節易行者何可勝道吾表安人之節以勸天下之爲人婦並以勵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祭文

祭倪鬱洲夫子文

嗚呼夫子逝矣夫子之涖吾儀也不及兩載夫子之去吾儀也已閱十三年其執經問業如某輩者無日不願見夫子顧其間有得再見者有終未得一見者今已矣夫子逝矣死生離合之際雖有天焉能不悲哉夫子方在儀時孜孜以振興文教爲務政治之暇以文事請者未嘗不忻相接也一時人思自勵誦讀之聲相聞莫非夫子教誨之力夫何名高物畏才大忌起竟解組去然猶思調補密邇可以繼見不謂定南一任隔數千里既而復調筑陽以爲境接豫壤天假之便也方期負笈往見而今年四月得世兄寓馮生書言夫子病且甚夫天福善人雖病可勿藥及七月訃至溘焉逝者即此時也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

之速耶。夫以夫子之德行、人品、學問、文章、顧使之困頓簿書間。天之顛倒。亦已甚矣。乃復不假以年壽。甲子一周而猶歉其二。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之速耶。夫子歷仕三邑而定南爲暫。吾儀較久。筑陽較又久。吾不知數千里之定南。聞夫子之逝。悲當若何。又不知千里之筑陽。見夫子之逝。悲且若何。而吾邑編氓追慕痛悼。受業諸子疾首號泣者。殆不知其所極也。嗚呼。知己之感。今古同慨。爲諸子者。或幸而有成。或企焉而尚未有成。皆欲奉教夫子。而今已矣。永不見我夫子矣。狀中載董庶常之哭杜青公者。有曰。當三發鵬舉之矢。擘碎伯雅之琴。今之所感。正昔之所云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神而有靈。尚其鑒諗。

祭冉永光文

嗚呼。痛哉。先生竟棄予而長逝也耶。憶昔先生倡教嵩陽。表章正學。四方同志。聞風響應。余心竊嚮慕。思一親炙休光。而未之逮。既而先生輦聲翰苑。余適備員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與聞緒論。乃知先生之學。非幽杳恍惚支離旁雜之說。顧當都門匆遽。心志紛雜。以不獲窮極其精蘊爲憾。未幾。先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居家。因搆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時及門受業者百有餘人。先生勤於講貫。指授要歸。一時學者多所感興。余亦不失所親。爲之勉勉而不能已。先生作人之功。於斯爲大。而余之受益於先生者。於斯亦彌深矣。自是以還。天南地北。出處殊轍。先生應召入館。不久旋歸。高臥林泉。閉門埽迹。余以碌碌之材。倖邀聖恩。竭蹶奉職。不敢言歸。與先生不相見者。幾二十載。而舊時學殖。亦日就荒落矣。然猶賴先生之教。頗識義利之辨。明於邪正之分。是以數被摧折而志不回。屢遭困阨而信邪堅。不至嗒然自喪以處於汙

壞之地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歲丙申四月。先生壽介八旬。都門故交咸爲詩文稱賀。聞先生動履如故。强健猶昔。竊以爲此天之嘉惠來學。將使斯道之傳永無窮期也。孰意未及兩年而哲人遽逝哉。嗚呼。世人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顚倒於利害榮辱之途。淺至錙銖。率若蟻鬬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而先生終身謀道。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眞可謂存順沒寧而無遺憾矣乎。予今年老志荒。頹廢日甚。其尙能克自振拔。終無負所學。以無負先生之教也耶。聞先生之訃。痛徹心脅。南望長號。遙寄此酹。惟先生其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夫。嗚呼痛哉。尙饗。

雜著

紫陽書院示書生

蓋聞爲政莫急於賢才。致治必先乎教化。昔日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有經義齋、治事齋。其大要使人明體達用。出則爲乘時濟世之才。處則爲經明行修之士。故一時游其門者。皆知稽古愛民。迄今閱數百載。稱善教者。必推安定先生。近日士尙浮華。人鮮實學。朝夕揣摩。不過爲獵取科名計。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茫乎概未有得。豈士風之不古若歟。抑所以教導者之不得其方也。恭逢聖天子崇尙實學。編輯朱子語類、文集。可羽翼經傳者。定爲全書。詔刊布各學。諸生得以時肄業。興起教化。誠盛舉也。余才淺德涼。忝撫茲土。大懼隕越於下。不克成就人才。以負簡畀之重。爰設紫陽書院。俾有志之士講求正學。今四

方向學者接踵而至意亦轉移風化之一機歟余維所以教導諸生者不出經義治事二者之外惜乎安定遺規僅存大略其中節目不可盡考今謹師其意而增益之立爲課程八則具列於左願諸生遵守力行潛修勿怠

一凡四子五經內聖外王之道備焉朝廷所以特重明經之學者非沾沾爲士子取科名計惟欲漸摩陶淑於其中則氣質自化德性自堅粹然爲一代名儒爾今之四子五經何人不讀卻只視爲紙上陳言於我都無干涉大失爲學本旨今與在院諸生約每日早晨先看四子五經各一二章務必逐字逐句於身心上體驗久之默會心解豁然貫通舉足動步自然把捉得定從此深造有得以馴致於聖賢之域其有詞義深奧未能理會者卽行劄記以便質問此爲學第一切要功夫

一凡先儒諸書所以繼道統明絕業有功世教不淺每見今之學者才高意廣或肆意於詩文或留心於象數窮極心思作爲無益自成童以至白首於吾學毫無所見思之誠堪痛惜間有高明之資可以入道又陽朱陰陸誤入歧途近世王學之害尤甚希心頓悟率天下而盡入於禪其流禍曷有底止余爲此懼謹纂先儒語錄文集不背於朱子者得數十部今盡發之書院令諸生得以縱觀向日已經講究者睹此自然奮發倘有蹈前所云不妨盡棄舊學一歸正路久之自然道心充長否則日復一日錮蔽愈深正如維豫章先生所云錯過一生者良可懼也

一凡聖賢精義講論始出若以一人之見搜討稽求窮年累月亦不能了了所以獨學無友昔人所深病

今者英才聚集、正可互相諮訪、毋執己見、毋徇俗說、總以虛心質證爲主、雖在初學、亦可驟長一格、但恐羣居終日、漸開謔浪之風、不但妨功、亦長惡習、當於一六日齊集明倫堂上會講、講畢、卽退歸各人坐臥處、細心研究、毋得彼此往還、浪廢時日、庶幾有益無損、

一、凡用世之道、學者所宜深究、昔范文正公倣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看他氣象是何等弘毅、今之學者、時藝之外、茫然無知、徼倖一第、出宰民社、凡兵刑、錢穀、農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務、可修可舉者、毫無定見、不得不聽命於奸胥猾吏、在我不能操其柄、則居官僅以守府耳、今諸生未第時、乘此餘閒、卽當留心世務、淹貫博通、務在有裨實用、可以坐言起行、則今日草茅所論、定卽異日之嘉謨碩畫也、事孰有切於此者、故爲爾諸生次及之、

一、凡三八日作時藝二篇、講義一篇、時藝代聖賢口氣發明道理、期於達意而止、若理不足而專求諸辭、其弊也、支離繁縟、鬬聲兢妍、爲纖爲雜、爲鄙倍左支右吾、罅漏百出、不幾於侮聖言乎、願爾諸生悉除諸弊、以先輩大家文爲式、余將採其尤者刊刻流布、以樹風聲、至若講義、既不順聖賢口氣、尤易發明書理、諸生宜各抒心得、大暢欲言、專在羽翼經傳、不詭於道、則經學明而人心正矣、

一、學者之心思、日用則日出、不行劄記、必致遺忘、昔張子著正蒙時、隨處置筆硯一具、以便得意卽書、故日積月累、以成此千古不朽之業、諸生儻心有所觸、任其轉盼卽忘、究所得者何與於我、平日讀古人書、見今人事、蓄積饒多、見解自別、偶有餘功、或作經義錄數則、或作治事錄數則、務要明白顯快、發前

人所未及錄就呈閱余將驗爾諸生之實學焉

一、凡晏游交際不但有妨正業亦且漸長浮夸孔子所以有佚游晏樂之戒孟子所以有一暴十寒之懼也曷思大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中人當惜分陰儻日務馳逐呼朋引類數往還勤問答此不過騖名之徒而已書院中豈宜有此事諸生自進院後除月朔歸家省親外不必出院如有萬不得已之事必欲親自料理者諸生可親自登記於所置簿中某日某人以何事他出事畢即進庶乎入世之念淺而入道之功深亦即大禹不廢寸陰之遺意也

一、凡人之品望由乎素養偶有失足物議隨之殊可畏懼學宮臥碑首重干謁之訓諸生讀之亦觸目警心否余豈豫料諸生之必出乎此而不得不深慮者正以薰蕕不同器恐與匪類相遇不便拒絕聲名從此頓喪後悔無及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取其益而棄其損是在爾諸生矣其毋怠

以上數條麤立綱紀若夫立志、省身、居敬、窮理、應事、接物之道累幅難書余將漸次錄出以示諸生茲不暇細及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爲失則均也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皆於三時晝夜之間有一定之工程而爲學獨不然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

窮經者蘇湖之教也詩書濯其靈腑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慵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愒既久歲月坐消縱桑榆思奮而義御已馳匪惟余身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也今與諸生約每日工課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洎乎浹月將考厥成焉濬經史之精英爲太平之黼黻發程朱之祕鑰成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爲耕夫織女之所竊笑予有厚望矣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爲義理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人體驗隨時觸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不妨各家門前各爲景致耳若拘文牽義無所會心則味同嚼蠟矣此程子所歎飯從脊梁過者是也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潛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即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眞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便欣然神往恨不得與之同堂見古人可憎可殺處便怒目切齒恨不得親唾其面讀史有眞識當時事勢是如此曰如此固當當時事勢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或設身處地或略迹原心異日眞人品眞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廚效義山之獺祭自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自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後

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俳語優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引星辰、下濯江漢、斯足尚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濬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廷獻之先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之、

雜著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卮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蔡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徹於是、何可廢也、況聞見稀奇、用垂紀載、曠懷高寄、隱寓篇章、亦學士胸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遙情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